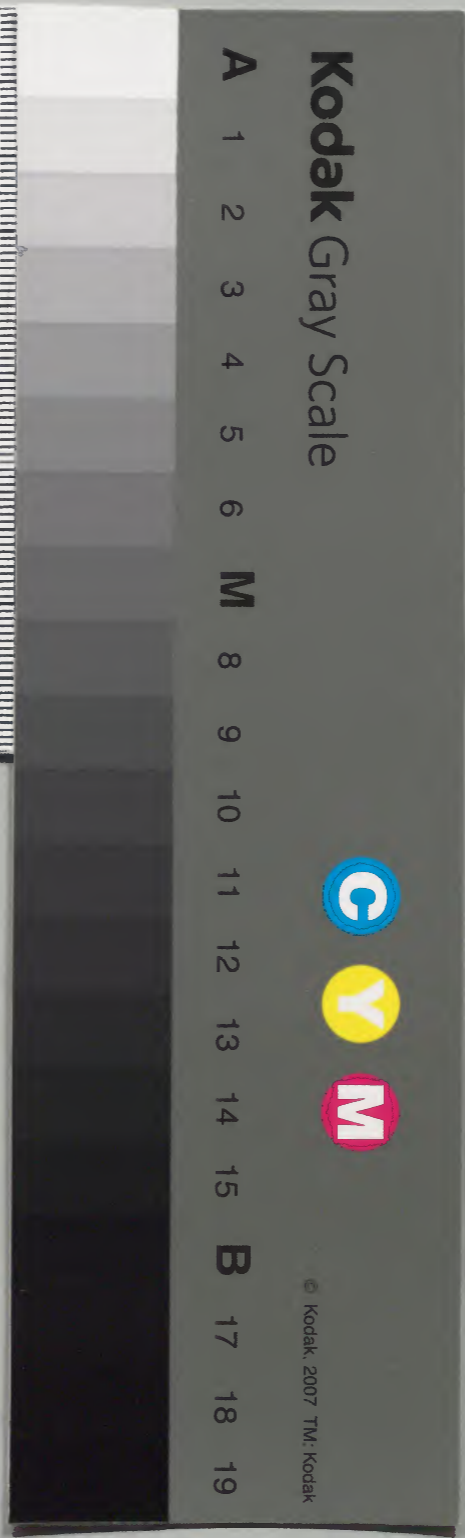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三六二  
 一七〇  
 八三  
 冊架函號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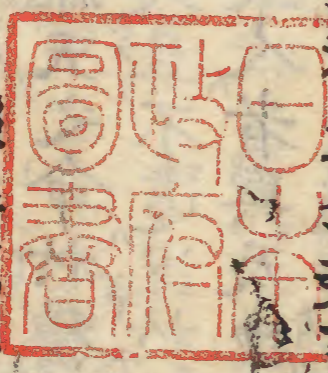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三六二  
 函  
 九八二  
 架冊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62  
 冊數 8 ( 5 )  
 函號 298 153



淺草文庫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五



經解第十九中

澄海唐伯元 編次  
廣安姜召 漆  
休寧范 漆  
孟津王 价  
茶陵譚希思  
温陵郭惟賢 校梓

純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說義立而  
德不孤至于聖人亦如是更無別途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  
脩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  
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脩其言辭

三皇百語 卷之五

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真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唯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長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天且不遠况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

德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亨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于戊巳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聖人亦有復時有感則見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世儒本心難言此意

質夫云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下雷行付與無妄天性豈有妄  
邪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使各得其性也無妄則一毫  
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無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  
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咸無心之感也六四當心位亦不言感之不可以心也

咸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  
蹇以反身脩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  
在內則有譽無无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脩德之謂也

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事矣連音平

連則無窮也朋來則眾來言朋來未竟於有思也至於

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

艮其背止欲於無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

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而

不窮一作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鑒在止而物之妍媸

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

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艮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

也艮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思也故可止

良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惡而去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正安知正乎。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不離反也。知本故也。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兌澤有相

滋益處。衰世朋友間。議論異同。則生荆棘。豈知聖人垂訓之意。當友而思之。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天地爾非在外也。

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

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之異處。聖人有不能

為天之所為處。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

得之。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

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

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

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

深思。當自得之。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

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

二程類語

卷五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

天地設位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默識而自得之也

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

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章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體用也

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

王弼註易元不見道但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于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安安於理之所安者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

已固而從人者輕也。非其夫至到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也。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至剛。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誅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二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怒。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

豈不察。只為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廁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泰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他人恐不及此。以其為教於柱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風。至如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群臣。遣戍役。勞還率之類。皆是為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為樂章也。

關雎之詩如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明知此意是作詩者之意也如此類推之難解是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賢才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是哀而不傷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

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及求諸已而已矣故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之綠由女

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

赤鳥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醉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裊彼雲漢為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磨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



思無邪誠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減歸于正元年標始年耳猶父家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用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為災人事不勝則天為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祁寒暑雨天之常理

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為生養之生却是脩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正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

此易序文字甚古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易序畧云。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之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二。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

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  
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  
象之用。亦非易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  
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為之地。此大故無義  
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  
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其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  
天地間。如入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  
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為乎。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  
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

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者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為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時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為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

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理。說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何如。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顛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然亦是以義起。爻變則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為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枉費力。

易之有象猶人之有禮法

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  
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  
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  
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  
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學  
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  
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  
與守義王荆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然

害事使入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  
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為忠信  
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  
群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為首言乾以

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為  
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為首六爻皆同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  
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

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

先儒以六為老陰八為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是定陰陽之數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為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陰為小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

君子也上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為統體敬為用敬則內自

直誠合內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

六五黃裳元吉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五或為柔順或

為文明或為暗弱在坤則為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

也臣居尊位弄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

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

也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

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滅亦  
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  
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  
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况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  
以亡也

以亡也

暢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兩瀕陽  
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  
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  
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

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此非經生所能道位未稱德則君舉而

進之士脩其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

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

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

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

也

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自卑而人益

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

夫子之於毋當以柔順輔導之若伸已陽剛之道遽然

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柔

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負且以周公之  
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固  
不能使之為義黃堯舜之事也

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

自守者伊尹躬耕於莘野太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

張良疏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孺子申有清介

自守不肖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所處雖有得

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任安富

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學孽萌是以浸

淫不知亂之至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貴其趾

舍車而徒

六三頻復厲无咎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

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

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

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

而不革以妄而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

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

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死妄而遷於妄也  
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養至  
多而不正者固有矣

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  
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太  
畜之義也

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  
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  
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  
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牯

則元吉也

君子發續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且如止  
盜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脩政教使之有農  
桑之業知庶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是猶患牙之利不  
制其牙而續其勢也

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  
生養形養德養文皆順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  
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  
養人也

居太過之時興太過之功立太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



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  
 當天下之太任則可知矣九三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  
 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太過之任乎  
 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明也從其心之所明  
 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九三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  
 故為日昃之離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  
 達者順理為樂在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  
 達者則恐懼有將盡之悲乃太羞之嗟為其凶也此處  
 死生之道也

九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聖  
 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  
 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

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在他卦六居君位而應

剛未為失也在恒故不可取君道豈可以柔順為也

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

君子之太壯不可能也故曰君子以非禮弗履

亦三衆允悔亡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

衆所允者必至當也况順上之太明豈有不善也古人

九四當位不曰感其心又繫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之情可見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

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言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然非中和之德故貞吝  
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社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无初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

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無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為而無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  
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故九四

必能大吉然後為无咎也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為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

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脩有主而保天皆可以致亨故震則有亨

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

天下之事莫不有終有始莫不有可繼可以久之道觀其

妹則當思永終之戒也

噬嗑言先王飭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

震王者之事故為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

子之用故為折獄致刑此有脫誤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

初九和兌吉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無

應則不偏所以吉也

雖聖人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

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

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仕耳

中孚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中正之道無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勸戒深矣

春必有冬冬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極有功聖門今人都早畢看了子夏學煞到上商也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為必得於師傳也

易有百餘家難為徧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却有用心處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其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論學而丰簿敢以為非為監司者不怒為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

而何此又見伊川踐履盡易處

張閔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又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  
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  
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  
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  
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  
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  
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  
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  
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

數在其中矣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  
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  
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  
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  
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此文  
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  
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  
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  
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靈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

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  
 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  
 尹彦明曰伊川易序既成其中有白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彦明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  
 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彦明一日請問  
 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二請乃得之曰為  
 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

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  
 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况六十  
 古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人失其師傳故非明  
 道不能以治經年明道亦有此說  
 堯之親九族以明後德知人為先蓋有天下國家者以  
 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與大學解異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為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  
 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已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  
 然舜以天下授之欲得如已者商均非能如已爾亦未  
 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

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既難得，久而爭奪興，故以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恭查書曰：「丁月商歷已絕，周歷未建，故用一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歷已見，紂自絕于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又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既禱之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藏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豈更問命耶？

又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義。其辭則不可信，只是奉有此事，後人自作，足此。

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  
 書文顛倒處多如金縢亦不可信此處須疑  
 聖狂聖不必是睿聖狂不必是狂猶只是智通者便言  
 聖如聖義忠和豈必是聖人  
 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也  
 曰比者直比之温其如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物而興  
 起關關雎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曰雅者雅言正道天  
 生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稱頌德美有匪君  
 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  
 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篇之中有

備六義者有數義者

四始猶四端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詩太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

周南召南如乾坤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  
 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  
 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太夫妻而古之人有能脩之  
 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



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為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為然也。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大妃大失之矣。周公作樂章。欲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太序中求詩之太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神化後作。

漢以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為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為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以為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太序看數遍。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為其德當如此。否。曰是。

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夫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  
 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  
 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  
 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  
 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亦須刪改  
 今之詩序却煞錯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  
 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鄉  
 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  
 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  
 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南

為文王之詩蓋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  
 中者猶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大凡樂必失之  
 淫哀必失之傷淫傷則入於邪矣若關雎則止乎禮義  
 故如哀窈窕思賢才言哀之則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  
 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故不至乎傷則其  
 思也其亦異乎常人之思也已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  
 知况子夏乎如太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即后妃也故言配荇菜

以興后妃之柔順左右流之左右者隨水之貌左右采之者順水而采之左右采之者順水而采之皆言采菜柔順之貌以興后妃之德琴瑟友之鍾鼓樂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死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此一行甚分明人自錯解却

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

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此君以碩鼠狡童之類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

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曾不當為與書郊者同義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許了他當得立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此是伯上脫一字也必是三人同盟若不是脫字別無義理桓宣與聞乎弒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禧文等同

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

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惟哀姜以禫中納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曰夫人至其他皆曰逆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幣中則為婦遠禮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

問夏逆文姜于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為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

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為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  
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問鄭伯以壁假許田左氏以謂易祊田黎淳以隱十

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說是也既

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年雖入許許未嘗滅

許叔已奉祀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

道皆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

無天理也

趙盾弒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也

趙穿手弒君人誰不知若看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

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入會得若出境而

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

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

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

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况一人

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以此見聖人深

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于天子次告于方伯近赴

於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若不  
 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于乾時是也  
 伯温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  
 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  
 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  
 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  
 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  
 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  
 則義須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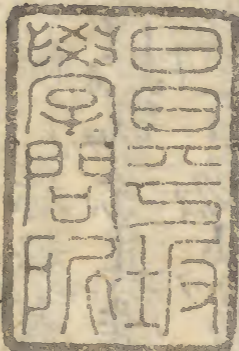
夫子刪詩贊易叙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  
 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  
 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  
 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子言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臚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棟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  
 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  
 真偽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五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尹彥明嘗問先生春秋解先生每曰已令劉絢去編集俟其來一日劉集成呈於先生彥明復請之先生曰當須自做也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集終亦不出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五止

寬政戊午

